

北京市戏曲剧目选

开 颜 笑 喜

(曲 剧)

張定华 关士杰等改編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市戏曲剧目选

毛主席的好战士

——雷锋 (曲剧)

喜笑颜开 (曲剧)

祝你健康 (曲剧)

箭杆河边 (曲剧)

李双双 (评剧)

三里湾 (评剧)

红色宣传员 (评剧)

野火春风斗古城 (评剧)

苦菜花 (评剧)

金沙江畔 (评剧)

于谦 (京剧)

西门豹 (京剧)

雌凤凌空 (京剧)

苗青娘 (京剧)

官渡之战 (京剧)

望江亭 (京剧)

穆桂英挂帅 (京剧)

文成公主 (昆曲)

李章、刘司吕编剧

张定华等改编

王素稔、张定华等改编

王素稔改编

高琛改编

江凤等改编

梅阡改编

安西改编

薛恩厚等改编

薛恩厚等改编

张梦庚、苏俗编剧

孙方山编剧

佟志贤等改编

薛恩厚、时佩璞编剧

孙承佩编剧

王雁、彭君秋改编

陆静岩、袁韵宜改编

许宝驹编剧

前 言

建国以来，北京市的戏曲工作在党的“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戏曲的舞台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仅据北京市直属的几个戏曲剧团的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创作、改编、整理的剧目就有三百多个。其中不少是思想性艺术性都较好的，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为了积累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继续提高和推广，为了使较好的剧目得到更多的上演机会，为了和各省市兄弟剧团交流剧本，我们特选择较好的京剧、评剧、昆曲、河北梆子、曲剧等剧种的剧目，编成《北京市戏曲剧目选》，用单行本分批出版。这些剧目，有许多是表现伟大社会主义时代我国人民的斗争和生活以及新思想面貌的，也有一些是表现古代人物反抗侵略、反对压迫的斗争意志和优秀品质的，都具有较积极的思想意义。在艺术上也较完整，并且都经过舞台实践的考验。在出版时，又经原作者重新修改。但是这些剧目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继续提高，希望各兄弟剧团给予帮助，使它们更加完整。

我们相信，这些剧目的出版，将会有助于提高我们上演的剧目；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优秀新作品出现，陆续选

編在《北京市戏曲剧目选》中出版和推广。

由于我們的水平有限,选編工作难免存在着缺点,希望讀者提出意見,帮助我們改进。

北京市戏曲研究所

剧 情 简 介

北京城里有一家姓赵的。一家四口，小日子过的挺和美。一天下午，赵老太太包饺子、炒菜，哄孙子，里里外外地忙合着，高高兴兴地等着听好消息。原来她的儿媳妇刘玉慧在服务学校毕了业，今天就要分配工作。万没想到，儿媳妇被分配到理发店里当了“剃头的”！老太太这一惊非同小可。从这儿起，家庭里引起了一场风波。

赵老太太和她的儿子赵学义、她的弟弟——二舅，都反对玉慧去剃头刮脸伺候人。玉慧可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坚决要做个好理发员，刻苦钻研技术。没想到，她在公园中潜心学习理发技术的行动，引起了婆婆、丈夫、舅舅的误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闹出了很大的误会。

学义母子决心不许玉慧当理发员。二舅想出一条“妙计”——假离婚。赵学义竟弄假成真造成僵局。

玉慧当理发员，家里反对，在社会上却得到支持，邻居、顾客、领导甚至不认识的人都来想办法帮忙。双方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

二舅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想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让玉慧干不成理发工作。自己扮演主角来试演“妙计”。戏演砸了。老太太和赵学义反而通过这出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同意了玉慧当理发员。一家人终于喜笑颜开和好如初。

时 间 近两年

地 点 北京

人 物 刘玉慧——女，二十四岁，理发员。

赵学义——刘玉慧的丈夫，二十八岁，某商店会计。

母 亲——赵学义的母亲，六十三岁。

舅 舅——赵学义的舅舅，五十九岁。

周二叔——刘玉慧的邻居，五十四岁，食堂服务员。

周二孀——周二叔的妻子，四十八岁，街道主任。

王局长——服务局局长，五十八岁。

王小莉——王局长的女儿，百货公司售货员。

陈宏志——王小莉的未婚夫，动力机械厂工人。

小 胖——舅舅的女儿，十六岁，服务学校学生。

第 一 場

时 間 春天某日下午。

地 点 赵家，赵学义的房間。

布 景 一个小單房間，門通院子，房中有嬰兒車、桌椅等家具，
桌上有几本书。

幕間合唱 （“打新春”）

打鑼鼓吹橫笛兒，
新編的小戲新編的詞兒，
您可別瞧不是真事儿，
嘿，如今可还有这种人儿。

〔幕启，赵学义母亲上〕

母 亲 （唱“打新春”）

赵大媽今年六十一，
人人都夸我好福气。
儿子在商店里当會計，
娶了房儿媳妇聪明又伶俐，
生了个小孙子胖不圖墩的，
真叫我越瞧越爱惜。
儿媳妇今天服务学校毕了业，
說話就有工作我淨等好消息。
晚霞照，太阳平西，

包餃子、炒菜我样样預备齐，
单等着儿子、儿媳妇回到家里，
我們一家子欢欢喜喜把餃子吃。（車上嬰兒啼
哭）

別哭了，別哭，乖宝贝，奶奶来了，你媽媽这一
上班你就归奶奶管了，来，奶奶哄哄。（抱起孩子
拍着）

〔舅舅焦急地上〕

舅 舅 （念）外甥媳妇事，
报与姐姐知。

大姐！坏了坏了！出了大事了。

母 亲 啊？什么事？（將睡着的孩子放下）

舅 舅 万没想到哇！

母 亲 到底什么事呀？

舅 舅 你們家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还蒙在鼓里？……

母 亲 我們家的事？

舅 舅 你还不知道誰家出事啦？

母 亲 压根你就沒說嘛！

舅 舅 我說，我說，可……我說不出口哇！

母 亲 那你就甭說啦！

舅 舅 不說，我干什么来啦！你們家出了事，跟我們家
出了事，不是一样嗎？噯！老姐姐！

（唱“紗窗外”）

午睡还没起，两眼正发迷，

我們的小胖兒她呀跟我把話提，
她倒說玉慧分配到理髮店里去，
當了個剃頭的。

母 亲 啊！什麼？

舅 舅 你兒媳婦劉玉慧給分配到理髮店里當剃頭的啦！

母 亲 剃頭的——

舅 舅 是啊，剃頭的，“剃頭低”唉——

（唱“紗窗外”）

提起這一行，
就是身份低。
那算是下九流，
沒什麼大出息。
簡直是丟人現眼實在是泄氣啊，
咱們可不能依。
女的干這一行，
就是不相宜，
給男人把髮理，
剃頭刮胡鬚。

母 亲 哎喲！

舅 舅 （接唱）天長日久難免出問題，

唉！提起來怪臊的！

親友們看不起，

笑壞眾鄰居。

說你們家的風水好，

出了个剃头的，
这一回鍋台以上把旗杆立，
你得拿主意。

大姐，快点拿主意吧！

母 亲 （沉思后肯定地）不能。

舅 舅 小胖在服务学校跟她一块学习，小胖說的那还假的了。

母 亲 我死也不信。

舅 舅 姐姐，你凭什么不信呢！

母 亲 （斬釘截鉄）我們赵家門儿祖上沒干 过缺德事，这輩人里头不能出剃头的。

舅 舅 那可說不定，眼时下的事，这青年人想到哪儿干到哪儿。

母 亲 你說这話可是真的？

舅 舅 我騙你干什么？說瞎話有什么用呀！

母 亲 你真沒說謊？

舅 舅 姐姐，你还不信哪？我跟你起誓！

母 亲 这真叫閉門家中坐，禍从天上来呀！

（唱“山东落子”）

家門不幸風波起，
儿媳妇被派到理发店里，
当了个剃头的。

舅 舅 那跟你說你还不信？

母 亲 （接唱）老婆子我还蒙在鼓里，

真可恨他們二人串通一气，
嘀嘀咕咕誰都不提，
沒把我当老家儿的看在眼里，
先斬后奏不跟我商議。

舅 舅 姐姐，光埋怨有什么用，快想办法呀！走，咱們
到你屋里仔細商量商量，想个主意。

〔母亲和舅舅下，小胖上走圓場〕

小 胖 （唱“云苏調”）

表嫂她服务学校毕了业，
被分配工作的还是第一批，
理发行业去服务，
但願她做出榜样树紅旗。（进門）

咦，上哪儿去了？（見孩子，走过去亲了一下）小东西，該
剃头了，对，以后叫你媽給你剃就成了。（亲了一下，
孩子欲醒赶快拍着）嗯，表嫂去当理发員，我猜想 姑
媽会反对，表哥也不会同意，我爸爸也一定会加
油加醋地乱出主意，問題少不了。我得給她打打
气，一定要坚持下去。对，我来写个条子鼓励鼓
励她。（找了張紙边說边写）

（接唱）玉慧表嫂我給你来道喜，
妇女做理发員你还是第一批。
小胖我十分敬佩你，
你勇敢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我恐怕姑媽会反对，表哥不同意，

我爸爸的思想更成問題，
困難重重你要經得起，
我們要堅決鬥爭消滅這種封建殘余。
他們要阻攔就跟他們來講理，
給他們封建腦袋擦擦油泥。
你要把這一關闖過去，
到將來我當炊事員也就沒問題。

(寫完後放在桌子上) 喲，不行，不行，叫他們看見就壞了。(放在嬰兒車上) 小東西，你媽看見了非得高興壞了。(又親了一下小孩，欲走，聽見響聲大驚) 壞了，我爸爸來了。(想跑出去已來不及，躲藏在嬰兒車後面)

[母親和舅舅上]

母 親 昨天，我親眼看見她拿回來一大張紙，上面印着好些黑格子，咱們找找。

舅 舅 對，那就是登記表。(邊說邊開抽屜)

小 胖 (旁白) 登記表都拿來了，那麼說她快上班去了。

舅 舅 你看見她在那上邊寫什麼？

母 親 我要認得還說什麼？你看那摞書里有沒有？(從另一抽屜中拿出一卷紙來興奮地) 有了！有了！

小 胖 (旁白) 糟了！糟了！

舅 舅 好了！好了！(跑過去看，失望) 咳！這是玉慧寫的家用賬！

(舅舅又過去翻書，母親到床邊去找，這一下可把小胖吓壞了)

母 親 (自言自語) 我就不信找不着你，掘地三尺也得把你

找出来。

〔母亲发现信，小胖这一惊非同小可几乎要喊出来，自己忙堵住嘴〕

母 亲 有了！有了！

舅 舅 （有了上次的教训，冷淡地回过头来，望了一下）那是封信！

母 亲 信？（塞在被子下面）

小 胖 （擦了擦汗）可吓死我了。

舅 舅 我看看什么信，说不定跟这事有关系。

〔母亲又来找信，找半天没找着，小胖推动婴儿车〕

母 亲 （见车动）咦，那车！

舅 舅 那车怕什么呀！你去拿去。

〔母亲将信找到递给舅舅〕

舅 舅 （看信）玉慧表嫂——嗨！小胖的信有什么看头。（扔桌上）

母 亲 看看，小胖跟她一个学校，万一有什么事呢？

舅 舅 （看信）（唱“云苏调”）

玉慧表嫂我给你来道喜，

母 亲
舅 舅 （同时）道喜？

舅 舅 （接唱）妇女做理发员你是第一批。

小胖我十分的敬佩你，

你勇敢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我恐怕姑妈会反对，表哥不同意，

母 亲 既知道反对还来道喜！

舅 舅 （接唱）我爸爸的思想更成問題，
我倒成問題了，这孩子說他爸爸成問題了，这……

母 亲 下边，下边，

舅 舅 （接唱）困难重重你要經得起，
我們要坚决斗争消灭这种封建残余。
他們要阻拦就跟他們来讲理，
給他們封建脑袋擦擦油泥。
啊！擦油泥，她拿我当机器！机器！

〔赵学义上〕

舅 舅 （对赵学义）我成机器啦！

赵学义 媽！舅！

舅 舅 （接唱）你要把这一关闖过去，
到将来我当炊事員也就沒問題。

啊！厨子！厨子！（气的浑身发抖昏倒）

〔母亲、赵学义、小胖大惊，过来扶住舅舅〕

小 胖 爸爸！爸爸！

舅 舅 （唱“耍孩儿”）

死了头你敢撒刁，
你竟想把爹改造，
你想当厨子办不到！

〔舅舅追小胖，小胖躲在车后，赵母、赵学义跟在舅舅身后，孩子哭，大乱，小胖抽身跑掉，舅舅追了下去〕

赵学义 媽！这是怎么啦？

赵 母 学义，你可真是人家說的“山喜鹊，尾巴长，娶了

媳妇忘了娘”，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呀？这么大的事情你还瞒着我。

赵学义 噢，妈，您是为玉慧的工作生气呀！妈，您别生气了，听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吧！

赵 母 哼，还好消息哪！咱赵家的脸算是丢尽了。

赵学义 妈！您听我说呀！

（唱“金钱莲花落”）

刚才我各处去打探，

玉慧他没当理发员。

母 亲 没当理发员，那小胖说的还错吗？

赵学义 （接唱）我们经理的姑娘对我讲，

她两个学习是同班，

我们经理的姑娘分配到理发店。

母 亲 经理的姑娘分配到理发店？准不是亲的，不是捡的就是抱的。

赵学义 （接唱）我看您实在太主观哪！

母 亲 你说的是真的吗？

赵学义 千真万确！

母 亲 我就知道玉慧她不会干，她不是那种人，过去她什么事也没有瞒过我，要是决定这么大的事，她不会不和我说的。（笑）

赵学义 妈，这回您放心了吧！咦！玉慧怎么还不回来？

母 亲 是呀！正等着她吃饭哪！

赵学义 那您就快准备饭吧！

母 亲 哟，锅里水开啦！你快归置桌子。

赵学义 好。

母 亲 不，抱孩子，不，还是快归置桌子！

赵学义 好，好！……

〔母亲下，门外王小莉喊声〕

王小莉 請問这院有一位赵学义同志嗎？

赵学义 是我，請进。

〔王小莉抱收音机上〕

王小莉 啊，（高兴）学义同志！

赵学义 小莉同志！

王小莉 学义同志，你要的收音机我送来了！

〔母亲上〕

母 亲 学义，你要买架收音机呀？

赵学义 媽，咱們先看看，您要不同意咱們就不要。噢，
我給您介紹，这位是百貨公司的王小莉同志，这
是我母亲。

王小莉 大媽！

母 亲 哟，瞧这姑娘长的多俊呀！你在百貨公司干什么
呀？

王小莉 我是售貨員。

母 亲 就是站柜……（止）卖东西？（旁白）怎么这么好的姑
娘站柜台？准是后媽。

王小莉 学义同志，这个牌子的收音机比你上次看的还合
适！

赵学义 謝謝你，小莉同志。

母 亲 这好嗎？

王小莉 好呀！大媽，您买不买不要紧，咱們先試試看。

（唱“南城調”）

这架收音机，是最新的国产，

母 亲 是新的。

王小莉 （接唱）声音清晰，式样也美观。

母 亲 是挺好看的。

王小莉 （接唱）虽然四个灯和五个灯一样，
坚固耐久价錢又低廉。

母 亲 噢，便宜呀。

王小莉 （接唱）有这个收音机多么方便，
您不出大門就如同进了戏园。

母 亲 是方便，是方便！

王小莉 （接唱）大媽，您爱听京戏嗎？

母 亲 爱听呀！

王小莉 （接唱）有三国的戏“失空斬”

赵学义 媽，就是諸葛亮的戏。

王小莉 （接唱）您爱听評戏嗎？有《金沙江畔》；
您爱听梆子嗎？有《三关排宴》；
还有曲剧——

母 亲 噢，曲剧。

王小莉 （接唱）北京曲剧，《柳树井》、《罗汉錢》。